

習齋記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餘 記 齋 習

(一)

撰 元 顏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習齋記餘敘

習齋記餘者。先師顏子手著也。齋以習名者何。藥世也。藥世者何。世儒口頭見道。筆頭見道。顏子矯枉救失。遵論語開章之義。尙習行也。餘者何。對德言之也。謂吮毫濡墨。非身心正業。直緒餘也。餘似宜舍。何爲記之也。先生發明正學。矢口搦管。皆以文載道。非沉溺雕蟲也。惜藏棄不存。遺稿殊多散亡也。鏤也不敏。彙而輯之。類分卷釐。敬存梗概。亦不敢云擇焉而精也。凡我後起。撫茲遺編。全豹可想。周情孔思。斯文信在茲也。

乾隆十五年歲次辛未端月下浣。受業門人鍾鏤識。

習齋記餘目錄

卷一

大學辨業序

未墜集序

泣血集序

通俗勸世集序

刪補三字書序

美惠方集序

送彭恒齋尹長洲序

送王允德教諭清苑序

送張文升佐武彤合尹鹽城序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崔孝子廬墓序

烈香集序

代族人賀心洙叔仲子吉人入泮序

卷二.....一七

漳南書院記

穀日筵記

尋父神應記

孝子王化麟尋父記

柳下坐記

卷三.....二七

答許酉山御史書

與都察院許酉山書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

寄祁陽刁文孝

上刁文孝先生

答刁文孝先生

再卻刁先生請

與上蔡張仲誠書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與河南道御史趙用九書

上張東巖通政書

給易州李孝廉介石

寄桐鄉錢生曉城

與湯陰李甯居

寄陳宗文

與王篤周

答陳子彝

卷四……………四七

上本庠王廣文書

初寄王法乾書

給王法乾書

給王順乾書

給張爾韜秀才書

與劉煥章論禮書

答劉孝廉煥章書

給高陽孫衷淵書

與何茂才千里書

答何千里

勉劉茂才君顯

答陳端伯中書

答清苑馮拱北

給賈子一書

給彭永年書

答趙太若

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

辭魏帝臣見招

答李植秀

卷五……………七一

王餘厚傳

孝慤子傳

九異傳

賈處士傳

節白李處士傳

散逸翁傳

傭者彭朝彥傳

筆工王學詩傳

瘍醫王廷秀傳

二烈婦傳

卷六……………八五

評潮州謝表

評答孟尙書書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評柳州羅池碑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總評王荆公上仁宗萬言書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王學質疑跋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語

人論

雷將軍論

韓會狀論

廣羽父弑隱公論

論開書院講學

卷七……………一一九

曲阜祭孔子文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初至潭南釋采孔子祝

祭祁陽刁文孝文

祭友人王五修文

祭壯譽王義士文

公奠李隱君諡孝愍先生文

祭李孝愍文

祭甯晉張公儀文

祭石卿張先生文

哭涿州陳國鎮先生

祭洞雲吳師文

卷八……………一二五

祭邑令羅毅亭

祭任熙宇文

祭魏帝臣文

再奠大來閣封翁文

哭湯陰李甯居

哭奠會友趙太若

祭節白李處士文

哭奠友人馮繪升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祭彭朝彥文

奠王孝子全四文

祭耆德宋廣休文

哭王興甫

祭顯考關東公祝

祭無服殤子文

公奠賀母宋氏文

卷九……………一四九

題論禮觀于鄉二章

題哀公問

禮運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書王子雍家語序後

題非十二子

子祺子西諫遊荆臺

擬展喜卻齊師

問平勃之于漢懷英之于唐其成功孰難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卷十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居憂愚見

明弔奠禮

置木重不用魂帛說

祭門神齋款

祭戶神齋款

祭本宅井神齋款

祭竈神齋款

祭中霤神齋款

巡捕朱公行實

父顏長翁行實

鍾行一行實

題記前示鍾鍍

李母行實紀略

習齋記餘卷一

大學辨業序

孔子而前持世者凡繼天子民之事。皆日長日盛而氣運以日升。堯、舜、湯、文、周、孔、成已。成物之法。明明以備夫人而知之也。孔子而後持世者凡於古聖成已成物之事。皆日消日衰而氣運亦以日降。夫人而知之。夫人不盡知之也。昔者孔子歿而諸子分傳。楊、墨、莊、列乘間而起。鼓其詖說。祖龍遂毀井田封建。焚書阬儒。使吾儒經世之法。大學之制。淪胥以亡。兩漢起而治尙雜霸。儒者徒拾遺經爲訓傳。而聖學之體用殘缺莫振。浸淫於魏、晉、隋、唐。訓詁日繁。佛老互扇。清談詞章。譁然四起。禍積而至五季。百氏學術一歸兵燹。堯、舜、周、孔之道更孰從而問之乎。宋代當舉世憤憤罔所適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壽涯。道士陳搏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暗中二氏之奸詭。而明明德之實功。溷矣。相率讀講註釋。合清談訓詁爲一堂。而習行禮樂兵農之功廢。所謂親民者。無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於堯、舜三事之事。周、孔三物之物。個矩而趨。而古大學教人之法。秦人強使之亡。而不能盡者。潛奸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禍。倍甚晉、唐。道法淪湮。人才寥落。莫謂虞、夏、商、周之文物盡滅其迹。雖兩漢英雄之幹濟。賢守令之政務。亦莫

博野顏光祿



及焉。而語錄恣其張皇。傳贊肆其粉飾。竟若左右虞周。頡頏孔孟者。試觀後世之國學鄉學。尙有古大學學習之物否。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尙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而靜坐語錄中有學。小學大學中無學矣。書卷兩廡中有儒。小學大學中無儒矣。聖道之衰。毋乃已極與。孔子在天之靈。無乃傷與。僕爲此懼。妄有存學一編。復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而於六藝尤致意焉。謂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斯非心頭惺覺。筆端剽竊。所得假冒矣。未敢自是。博求有道以自束。得父事者五人。吾友李子塏之父晦夫先生其一也。李子夙佩家訓。而又仰承其尊人命從予遊。訂予存學曰。是格物致知本旨也。更博稽古經。根據聖人成法。指小學大學及學與行之次序。而爲大學辨業學規纂。少宰果亭徐公。少司寇匪菴吳公。見而歎曰。此三代前大學舊法。孔子之所祖述。憲章孟子所謂規矩也。若以歷代之消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歷代之降。可自今日升也者。相與捐俸付梓。李子攜以見予。予曰。自儒業晦。禪宗文人書生。皆冒儒。是著何不統顏曰儒者本業。子其再與同志諸公計之。嗟乎。僕幾歎矣。兼賦質愚謬。惟堪作隴間沮溺。雖妄思明孔子之道於萬一。亦謂異代或有妄信如揚子雲所云。後世復生子雲之說。不圖當吾世得李子。以廣吾學。乃有嗜好之異如諸公者。草莽人聞之。喜如空谷足音。輒玷數言於諸序後。

未墜集序

予世之罪戾人也。少長城市。輕薄不檢。十九歲從端惠賈先生遊。始改酤廢行。未幾。遭飛禍。困窘中思立。

品退而居野鄙。甘貧服粗。勞身以事親。以爲不墜貪污窳窳卽人矣。廿一歲始閱通鑑。以爲博古今。曉興廢邪正。卽人矣。曾不知世有道學名也。况知有朱陸兩派之辨爭乎。况知朱陸兩派俱非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乎。同里彭翁九如以詩畫交當時士夫。時爲予道語錄中言。異而問之。因出陸王要語示予。遂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在是。學得如陸王。乃人矣。從而肆力焉。迨廿五六歲得見性理大全。遂深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又在是。學得如周程張朱。乃人矣。從而肆力焉。於家齋孔子位前。題明道諸儒主。次四配下。朔望拜禮。出入告面。事如父師。於通書稱周子真聖人。於小學稱朱子真聖人。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云得太極圖一以貫之。至康熙戊申。遭先恩祖妣大過。式遵文公家禮。尺寸不敢違。覺有拂戾性情者。第謂聖人定禮如此。不敢疑其非周公之舊也。歲梢忽知予非朱姓。哀殺不能伏廬中。偶取閱性理氣質之性總論爲學等篇。始覺宋儒之言性。非孟子本旨。宋儒之爲學。非堯舜周孔舊道。而有存性存學之作。然未敢以示人也。歸博來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餽羊。予本志也。迨辛未遊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卽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則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蓋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其如儒統何。其如世道何。於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乃斷與之判爲兩途。望天下之急舍。

後世新局。力復前聖故道。則或不至終此乾坤。无復儒道也。豈敢犯之哉。豈忍悖之哉。不得已也。吾友剛主李氏最愛我者。深憂吾獲罪前賢。輯諸儒論學曰。未墜集。蓋欲使天下後世知諸儒之言。亦有合於吾說。吾說爲不謬於諸儒。順其勢而救之。使道明而予亦無罪。意甚善也。然吾深痛三事三物之道。竟亡。而天下無儒。不能作道統中鄉愿矣。嗟乎。端木子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道在人身。而未墜也。今觀諸儒之論。在其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堯舜。周孔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堯舜。周孔者。亦墜也。故予讀之。而心益傷。雖然。策我者至矣。予之視聽言動。果克已復禮踐形而盡性也。則存性於身矣。諸友信拙言而皆踐形盡性也。則存性於世矣。予日以仁智諸德。孝友諸行。禮樂諸藝。爲學。則存學於身矣。諸友亦皆以是爲學。則存學於世矣。否則四存諸編。亦猶之諸儒之論而已矣。其墜也。無乃更甚焉。

泣血集序

儒運之降也久矣。堯舜之道。周孔之學。微獨習之行之也。無人。三事三物之言。並不掛齒舌。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從廟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間有稱雄卓者。則又世間粗放子。故僕身遊之地。耳被之方。惟樂訪忠孝恬退之君子。與豪邁英爽之俊傑。得一人如獲萬斛珠。以爲此輩尙存吾儒一綫之真脈也。凡訓詁章句諸家。不欲問。卽有告語者。輒思舉手塞耳。因痛誤蒼生之原。不忍聞也。客歲遊祁陽。趙晉侯齋謂清卿安先生致仕歸。言鹽山有道學先生。倡學瀛豫。從遊者甚衆。惜

忘其姓字。僕喜吾北地有明道人也。懽然曰：不晤此老，踰十載矣。可就候之。卽訪其人，躋堂叙濶畢，問所見。亦訓詁家學。出所著書授予。予一掀置之。先生設酒肴對卮間，問未見異色人物耶？乃述其庠有褚子澄嵐者，豪爽談諧，轉眼復恂謹整飭。且孝思純摯，生事盡禮，死事盡思。予憮然躍起曰：是所願聞也。自此僕胸中繡一澄嵐矣。顧何日東遊納交乎？安先生曰：交之有道也。因出其泣血集示予，謂褚子倩我求四方君子弁言，請以煩記室。予拜手以寡陋辭。先生固命，遂攜歸，讀其父笠叟先生傳。因思吾蠡友李剛主之世父保初翁諱成性者，以順治間選貢，食貧養親，康熙初授府判，部檄催仕，固以親老辭。予嘗私謚節曰：爲之傳。笠叟先生何其似李處士也。其淡定不事聞達同也。其薄富貴甘貧賤同也。其辭官孝親同也。至於恤困保孤，大仁人之作用。窗杖箴銘，無愧山川草木。術聖賢之心傳，則節白處士又遜席矣。噫，淡定性成者，多短於利濟，排難解紛者，恆懼其機術。笠叟先生何其體用兼長也。豪爽談諧者，必失之粗放。恂謹整飭者，易囿於腐迂。澄嵐子何其狂狷駢擅也。跡其父子之品，大抵本之正德，措之六行，具堯舜之一事，三事可進也。優周孔之一物，三物可充也。素所望存儒脈一綫之真者，其在斯乎？夫忠孝恬退，豪邁英爽，有其一焉。僕願執鞭，况兼善乎？有是父，僕將因以重其子；有是子，僕將因以尊其父。况世濟乎？然笠叟先生已古人矣。徒景流風耳。澄嵐子繡吾胸，何日一炙顏色也。聊叙此以誌企。

通俗勸世集序

剛明都察院僉都御史甯陵呂新吾先生，諱坤，字叔簡，又字仲子。神廟時有用傑才也。予辛未南遊，過汴

得讀其呻吟語。歎曰。近世大儒也。至鄢陵。王子次亭留予於古三停岡。見四禮疑翼。又求訂評其實政錄。先生大學術。大經濟。益深歎服。今年仲夏。肥鄉公函郝子聘予主漳南書院事。手持一冊見質。則先生父天理翁小兒語。先生又續之演之。又宗約。好人。閨戒諸歌。凡六種。讀之亦有染宋人禪習語。且明爲釋氏談。如笑和尚前生。今生閻王等。則何以訓。公函求修飾之。予因僭易一二字句。爲先生贊學術也可。爲小子正蒙養也亦可。然集冊無括六之名。予以其俚語入人心而善鼓舞之也。顏曰通俗勸世集。丙子仲秋博陵布衣某謹識。

刪補三字書序

三事、六府、堯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藝、周孔之學也。古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養德。出以輔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舉職。六經之文。記此簿籍耳。况無用詩文乎。漢宋來天禍儒運。章句之學行。而古聖之道亡矣。卽如此書。當蒙養之初。豈可徒以書文名色聾瞽其耳目。不令習行聖人之道。並不令知聖人之道乎。故補之正本也。不出聖手。何爲經。改名書。惡僭經也。本禮運。訂十儀。舊文不明也。詳周禮。補儀禮。以記爲傳。惡亂經也。褫五子。正學也。首補三皇。後續元明。備史也。尊蜀漢。黜二國。正統也。刪梁皓。老泉。勵童無取也。削詩文。女子。進羅晏。重有用也。述堯孔。期作聖也。或於端蒙之功。少有助乎。康熙庚午博陵顏某謹題。

集者何方也。方何云惠也。轉病爲平。回死爲生。取斯人而納之壽域。仁者事也。故曰惠也。惠之以方何美也。孔子論政。五美之一。有曰惠而不費。蓋費而不惠者。勿論矣。即使費而惠。恐濟難徧。且施易竭也。其與美也幾何。故惠出於費。雖帝王卿相不可繼。况布衣乎。此因之說所由尙也。是集也。方取其易知。藥取其易辦。人人可立致。處處可便采。一啓吾口而病者平。死者生矣。一舉吾手而病者不勞而平。死者不勞而生矣。孔子之論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吾之論醫。因民之所生而生之。故曰美惠方也。美惠方何爲集也。吾師金玉先生自童蒙誨某爲儒者學。撫之如子。諄諄望某以出身從政。庶將舉孔子所論者於身親見之。媿某不才。甘蹈於醫。然銘佩師德。罔敢一日忘。惟是就養無方之職久曠。客歲秋。旣遣乘奉迎。而師不樂遠出也。已而某親攜不腆以進。酌獻薄。夜遂侍寢。師蹴某曰。吾不醫。邇問病來者踵相續。以臆爲謀。輒效殊足異。某曰。嘻。殆天將以吾師生一方乎。某知所以養師矣。請進得力單方以廣師之仁。卽有儀酬者。取其報義也。卽有食物酬者。權代某養。亦義也。於是集美惠方。

送彭恆齋尹長洲序 丙午

占卜家有自春時決終歲豐歉災祥者。蓋天運翕聚之後。精粹之氣方布。此時醱厚。則發育有力。夏之長養。秋之成實。冬之收藏。舉視此矣。而又何疑於人乎。故家修之學。養氣節。服官之設施。所由繫也。吾里恆齋先生。幼失父兄。孤苦特甚。而能挺然奮志。淬礪自強。博極羣書。躋昂行己。十七八爲人塾師。體範卽以尊嚴著。其旣遊庠。因捐糧面諍縣君。直聲滿四境。本邑鄰郡士夫輩。殆無不想望丰采者。順治初。卻足科。

名力持鋒岸。親知或勸應鄉選。輒怒。跡其幼學節行。允足以廉頑起懦。爲吾邑樹道學赤幟。迨壯歲以還。漸諳世故。乃幡然自厭其少時之矯激。而易之以圓通。且肆力揣摩。以求遂其壯行志。其文滔滔浩浩。古核雄麗。雖吾鄉薦賢書躋南宮諸名士。未能或之先也。無訖以選貢筮仕。亦命耳。客冬掣籤銓部。得長洲。蘇之附郭也。夫蘇非有明盛時。况鍾所治者哉。向者先生與予談通紀。至青天政績。忻然歎羨。若將親見之者。今其有以遂夙願乎。予聞里中父老述先生大父天台公曾尹平陸暨鳳縣。鳳異旱三年。公抵任。遂雨。鳳人懽呼。目爲彭龍王。以公漆面長髯。如祠塑龍神狀。又能致雨故也。其釐政惠民。有古循良風。迄今廟祀儼然。每遭旱。其民猶相率禱於祠。輒應。於戲。古今神靈固人間良吏爲之哉。先生入而拜主。坐而掀書。猶然先君子之家訓也。出而端臨。遊而瞻眺。猶然况太守之城郭土俗。人民續祖緒而媿先哲。在此行矣。吾想其陞長之堂。聽長之政。必如二公之明斷果決也。吾想其居己之心。行己之身。必如二公之嚴肅廉正也。吾想其撫長之民。化長之俗。必如二公之仁慈有制而寬猛相濟也。吾想其因長以報國。借民以愛君。必如二公之忠勤懇摯而不恤其私也。吾想其不忍取長之民以奉人之貪。不忍酷長之民以媚人之意。必如二公之端絜嚴毅也。吾想其治長報績。超擢旣去。必如二公之尸祝不衰。令聞無窮也。凡此吾皆以先生少時之學養氣節卜之也。不猶占春風之醄厚而決一歲之豐祥乎。先生行矣。吾將數月以後。洗耳以聽官聲。而慶吾黨之有人矣。

昔吾友谷若衡以孝廉教玉田。吾送之曰：近世概以閒署目教職。某深爲司鐸者恥之。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則以爲本原之地在學校。朝廷政事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實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雖有不願治之君相。誰與虛尊虛貴作無事人。浮文人般樂人者。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雖有願治之君相。誰與爲養民教民作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事者。故教職最閒。實最要也。今吾友中博允德王子。孝友性成。終日坐無一浮詞。無一躁色。詩所謂德音孔昭。示民不挑者。正其人哉。吾燕士古稱慷慨悲歌。或不免義過爲俠爲躁。得此佳師範。何其幸也。且吾友以選貢試當縣令。嘗爲索中堂子姪師四載。左右曰：阿師一言。卽縣令矣。吾友不肯一言也。曰：吾不能作當世縣有司。竟請就教。推此操亦何能朘民。何能媚上。則信乎不能作今世令。雖然茲無患矣。撫憲山右于公所色喜者清廉吏。所薦拔者幹濟才。卽州縣固不以朘民媚上爲能事也。教職又何憂。吾子可出其生平所學。進清人士而啓迪之。使門下孝友端謹。退而在下者。皆如吾子。清廉幹濟。進而在上者。皆如今撫憲。則養民教民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者。他日必皆清人士也。且必將見知於諸賢憲。薦入太學。將使天下士皆如清人士也。則宋之胡文昭教授湖州者。不得專美於乾坤中矣。閒署之恥。端自吾兄而雪焉。敝廬密邇教地。三月後將觀士習而慶吾黨之有人矣。敬拭目以望。

送張文升佐武形含尹鹽城序 壬申

吾每歎三代之良法。漢莫及焉。漢之良法。唐莫及焉。唐之良法。宋莫及焉。宋之良法。明莫及焉。蓋氣運治術之遞降也。如此。漢家不復三代。夫人而知之也。至漢之舉孝廉。重守令。三代餘意也。唐失之。唐之立府兵。節度自徵士。三代餘意也。宋失之。宋之十科舉士。郡守生徒自聘師。三代餘意也。明失之。今中博彤含。武公將尹淮南之鹽城。問人於吾門。李子剛主。遣使束帛。介劉子玉公道其誠。將求賢以自輔。其能修盛唐節度徵士之故事。而得有宋郡守聘師之遺意者歟。吾友文升實被隆遇。其何以稱此誼也。文升與予共學十餘年矣。其於唐漢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之利弊。見解能詳。能斷。固多勝於予。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嘗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書。是行也。將擇漢唐宋明之美政。而且遠法古聖。沿一邑之三代。文升能事也。雖然。非今日所能爲也。是必佐鹽城。政和績著。天子特擢武公於上位。方可請復唐虞三代之舊。而非今日事也。然未嘗不可推此意以惠鹽民也。鹽之田。卽不得如古井田。苟使民之有恆業者。得遂其耕穫。無恆業者。能免於飢寒。家給人足焉。卽謂之今日之井田可也。鹽之人才。卽不得如古封建。苟使民之有德行者。各任之約者。有能幹者可任之保練。分職效力焉。卽謂之今日之封建可也。鹽之士民。卽不得如古學校。苟使民之樸愿者。皆知孝弟忠信。士之俊秀者。皆能禮樂兵農。卽謂之今日之學校可也。此自吾弟能事。吾將數月期年之後。遙聽武公官聲矣。是行也。吾老友計公令嗣與焉。吾知交輔以佐政。交修以進學。兩有益也。元請稱觥以修祖道之禮。聞之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元貧無財。敢強顏附仁者之例。請有所祝也。忽

憶退之送石處士之三祝先得我心矣。請吾弟錄其序。並請武公各錄一紙置座右。則願吾弟之自處。與武公之自處。及吾弟與武公之交相處者。舉在是矣。無庸贅。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僕少年狂妄。輒欲希古聖賢之所爲。聞爲古聖賢者。輒造廬拜訪。師之。友之。求切劘我。提相我。一時所得諸長者。率究心於主敬。存誠。靜坐。著書。爲程朱陸王把持門戶。求其留心經世濟民之業。而身可行之。手可辦之者。吾鄉之北。惟督亢五公山人。吾鄉之南。惟中博計公楊先生。吾鄉之東。惟蠡吾張子文升。則儕行矣。僕之拜計公先生也。忘年德而接納。每見則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數。披圖拈訣。或下及槍棍技擊。手著作式。嘗終夜不輟。一如五公山人之相遇。惜五公山人之子言浮而質懦。未克負荷。且中年物故。五公之後。不復見五公矣。康熙甲子。哭計公先生。坐對其長君靜甫。辭氣沈飭。老成可人。心微喜吾老友有子矣。未大奇也已。蒙弔奠先大人之喪。冠服舉止。益樸蒼無佻穉氣。又心喜吾老友有子矣。仍未大奇也已。而僕之束巖。過靜甫齋。謝前誼。則赴常山院試矣。與其堂伯遊郎仁社學。距百武聞書聲。泠然。依若師在館者。異之。入見童子十數。各守案喔咿。若師在座者。一童子。扚手持出恭牌。登園。往返領交。惟謹。依若師在其上者。又異之。其伯翁呼揖。魚魚而出。衣衫俱絜整。東上班齊。拜起如一。依若師在其側。爲之紀律者。更異之。昔宓子賤之治單父也。能使中夜漁者體其心得魚之大者。小者皆舍之。曰。吾大夫愛之。欲其養之也。夫子使人覘治。得聞其事而問焉。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今靜甫去二百里之外。使其弟子儼

然畏之。其用此道者歟。於是乎大奇。使靜甫得蒞政敷治。執麾教伍。亦如此。郎仁社矣。吾聞今將佐其舅氏。彤函公治淮安之鹽城。而彤函禮聘吾友文升與共事。則尊大人所齋志以沒與靜甫。所以教郎仁社者。正可出之相與商劑。以輔彤函公矣。他日公得報最。天子優擢。則共輔之以仁惠蒼生者。又豈止鹽城哉。靜甫勉之。

崔孝子廬墓序 乙卯

博陵習齋顏氏之友爲姚子伯濤。客歲長夏過其齋而告之曰。安平傅氏莊有崔生者。年弱冠。丁父艱。能廬墓。可不謂孝乎。少而有志。篤百行之原。其進又可量乎。願吾子有以贈之也。顏氏泫然拜手曰。噫。僕兩間罪人也。不生於空桑。而爲天地所絕。曾不得吾親而生。養死居喪焉。仰媿俯忤。視息徒寄。遑覲面出言以加孝子乎。伯濤拜手訂屬曰。俗尙日偷。至性幾人。雖有所愴。當轉爲慕。願吾子終有以贈之也。顏氏肅然拜手曰。喏。踰年春。伯濤以書見訊。顏氏乃展然拜書以答之曰。嘻。所教崔生廬墓言。九閱月未有所呈。非忘之也。廬墓非古也。古人之居喪也。奉其親主於殯宮。倚廬中門外。粥食不食菜果。不酒肉。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禫後擇吉內新主於廟祠。行祭禮焉。故喪中奉主於殯宮。喪畢奉主於祠廟。而墓不與。蓋人之死。形歸幽窆。神返堂室。孝子尙神不尙魄也。故曰廬墓非古也。廬墓者。近世孝子之不得已也。自禮俗崩壞。家無禮法。人無禮度。中門不窺。內外界嚴。孝子能自信之也。未必能兼爲人信之。言而不語。問而不對。孝子能自守之也。未必保人皆守之。則患有奪喪。

之人。而其爲喪也不終。大喪廢業。非杖不起。孝子能自遂之也。未必家政可使之遂。其家有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孝子欲自安之也。未必吏治能使之安。則患有奪喪之事。而其爲喪也。又不終。所讀惟喪禮祭義。所思惟父母罔極。孝子志自一之也。而聲入於耳。形入於目。鄰情眷誼。旁人歌笑。皆足以雜孝思。則患有奪喪之情。而其爲喪也。卒不終。是以決志於塋原之畔。構環堵以自蔽。庶幾其信吾哀而可守也。遂吾哀而可安也。而孝志一矣。蓋亦由家不設殯宮。奠不重神主。故得爲是也。云爾。然非三患迫之。則殯宮之制。神主之禮。孝子必能慮及而考究之。何必戀戀無知之魄。從諸荒野以蹈之死。致生之不智也。故曰。廬墓者。孝子之不得已也。我上谷孝子最多。以廬墓聞者更多。以吾耳目所及。則若蠡吾王孝子一龍。渥水仇孝子雲慶。金容孫徵君鍾元。尤表著者。王孝子家無餘丁。惟妻杜氏。每餉去墓百武。懸一樹。輒避。孝子取食。仍懸器於樹。還廬。杜乃取之去。蔣戶曹有傳誌之。仇孝子六十無子。畜一妾。親知力阻。以無後非孝而不顧。大雪。沍寒。鬼燐頻繞而不悔。孫徵君有傳誌之。至若徵君又充廬墓之孝。而爲今世名儒。節操學品卓異。一時幾與古人頡頏。所謂立身揚名。終孝事者矣。要皆行孝子不得已之事。而不失古人居喪之實。故可傳也。僕見今所稱孝子者。始也不飲酒矣。不食肉矣。不入內矣。久之而旋渝焉。今之所稱廬墓者。以孝聞於外矣。而信邪說。犯名教。干先王之法。以爲父母戮。此豈孝子而有此乎。抑其孝有不真云爾。故予脊之。非敢爲孝子疑也。恐予言不信也。今伯濤再促。必有以見其久而不渝矣。必有以見其非沽廬墓名而行辱親者矣。則今日實盡喪禮。與王仇。媲美。他日充爲大儒。與徵君竝駕。吾端有望於崔孝子矣。昔

仇孝子之在雪廬也。題詠獎贊郵致者累牘。皆聚而焚之。非惟遠名也。孝子痛楚惻怛。若崩墜其天。若斬戕其本。若決裂其肝腸。方自以爲罪戾莫重。聞人譽語。反傷其心。故予不敢作過情片字。吾友以此上其廬。當不爲崔孝子所燼矣。

烈香集序

宇宙真氣卽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卽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獨自全其生理。方且積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氣。以扶宇宙生生之氣。予悲夫人心之真理。日散懼夫宇宙之真氣漸礮。則人之爲生。與宇宙之生生。將終不虞夏也哉。卽終不虞夏。何遽不存虞夏意。存虞夏意。終有虞夏望也。乃歷觀諸史冊。博求之當世。殊不似商周前之人心。宇宙處處真氣洋溢。人人真理布瀟也。存人心之真理。以撐持宇宙之真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爲之者。則其真不真未易辨。惟節婦生長深閨。非感之詩書。非激於親戚僚友。率多真。以予所親耳目之者。若順治間滿城范烈女未醮殉夫。有庭前海棠頓白之異。郡守胡公蒼恆表其事。贊頌徧天下。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定興范孝廉彙成集。顏之曰雪棠紀。板已兩刻。傳播海內。何其盛也。予當時才成童。不解詩文。後交其舅田處士沛然。乃補一贊。今吾友吟庵賈子輯蠡人士賡歌徐烈婦者。爲烈香集。竝自爲傳引。舉以商於予。予曰。是集其媲美雪棠。又爲吾郡一奇蹟乎。徐烈婦其又爲存人心之真理。以撐持宇宙之一人乎。使天下之婦女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婦道。死不負夫。則閨門皆虞夏矣。使天下之臣子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臣子道。死不負君父。則朝野

皆虞夏矣。使天下之兄弟朋友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兄弟朋友道。死不相負。則風俗無地不虞夏矣。夫真理自在人心。不觸不動。真氣自在宇宙。不鼓不起。儻是集與雪棠同傳。則歌謳之所及。鼓動及之。人心各充其自有之真理。而宇宙間散者日醞。礪者復厚。孰謂幹旋乾坤不由一婦人哉。方且動人心之生理。起宇宙之生氣。又孰謂其死於一日者。不生於千古哉。

代族人賀心洙叔仲子吉人入泮序 癸酉

聖人之道。莫大於禮。故姬公六典記六卿掌故。所以治八百載乾坤者也。惟統名曰周禮。中庸大聖道。至於發育峻極。而實指處亦惟曰三百三千。君子尊道全功。歸結處亦曰以崇禮。蓋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而已矣。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而已矣。故國尙禮則國昌。家尙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吾家先人之立家訓制族法。大約尙禮爲主。迄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迥異他姓。予之歸宗也。族世父懌初翁告予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吾家先人禮。族大父後溪翁又告予曰。吾家前世多秀才。殊不似今時秀才。每一秀才出。便似夫子樣。予爲悚然。問其詳。則又特推予族曾祖行龍泉翁。每臨筵獻酬。周旋動必中禮。諸賓厭苦。訝之云。顏老太多禮矣。龍泉翁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尙誰爲乎。噫。漢唐宋明之帝王。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氣運必不降。漢唐宋明之儒者。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儒教必不衰。吾家龍祖真季世之中流砥柱乎。是以吾族之禮俗獨盛。吾龍祖之允祚獨昌。丈夫子五人。孫六人。曾孫十八人。而元來鬲耳正繩繩未艾也。龍祖之冢嗣遂明與少子武甯縣君洞明公。尤孝友好。

禮而吾叔心洙翁則又仁厚居心以德行著士林所稱龍泉翁之肖孫遂明翁之肖子而丈夫子亦五長曰士俊字千人已補武茂才次曰士佶字吉人今歲得補文庠弟子員二人皆嘗從予遊予傷聖道之衰也妄駁漢宋訓詁禪宗之套而遠追周孔三物之學其教射也俊居及門之尤其教禮也佶爲及門之尤予每嘉之曰吾門子華也繼吾龍祖之禮教而昌吾學者其在此子乎族衆舉賀覓予文予忝族誼無所容譽獎明則惟述先人之禮訓質吾叔且以勉俊佶昆弟兼以勸族人共期毋墜先緒云爾

習齋記餘卷二

漳南書院記

肥鄉之屯子堡。遵中丞于清端公令。建有義學田百畝。學師郝子文燦以所入倡。鄉衆楊計亮、李榮玉等協力經營。益廣齋舍。許侍郎三禮題曰漳南書院。問學者日衆。郝子遂謙不任事。別尋師者十有五年。於康熙三十三年。郝子不遠數百里抵荒齋。侂友人陳子彝書延元主院事。元辭去已。又過陳說百端。作十日留。元固辭。明年又侂張文升以幣聘。予再辭。又明年遣院中苗生尙信至進聘儀。掖起復跪者十日。予不得已告先祠。行距堡北十餘里。漳水漲。堡人櫂舟入。乃知其地苦水久矣。郝子率弟子拜迎。止其舍。卜吉。郝子及鄉父老子弟咸集。從予行釋奠禮於孔子主前。郝子鄉父老再拜。予答拜。揖升座。弟子委贊四拜。乃令分班行同學相見禮。諭之曰。而地無文士乎。而遂致予。蓋將以成人之道自勗也。予不敏。敢以成人之道告。乃出予習齋教條。讀講訖。揖退。時左齋建其一。餘未定。乃進郝子曰。謬託院事。敢不明行堯孔之萬一。以爲吾子辱。顧儒道自秦火失傳。宋人參雜釋老。以爲德性。獵弋訓詁。以爲問學。而儒幾滅矣。今元與吾子力砥狂瀾。甯粗而實。勿妄而虛。請建正庭四楹。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科。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

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爲院門。縣許公漳南書院匾。不輕改舊稱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股舉業。皆北向。以上六齋。齋有長科有領。而統貫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元將與諸子虛心延訪。互相師友。庶周孔之故道在斯。堯舜之奏平成者亦在斯矣。置理學帖括北向者。見爲吾道之敵對。非周孔本學。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俟積習正。取士之法復古。然後空二齋。左處償价。右宿來學。門之左腋房六間。楊行賓。右腋廈六間。容車騎。習講堂之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後爲廁院。前門東一斗室曰更衣亭。凡客至通僮拂洗更衣。一茶乃入。西爲步馬射圃。上構小亭。此矩模大略也。吾子謂何。郝子拜手曰。善。但此爲百世計。獨無處燦地乎。予曰。念之矣。須院事竣。院前壑啓土必更深廣。引水植蓮。中建亭。窗櫺四達。吾子居之。講習暇。元偕諸子或履橋或擎舟入。絃歌笑語。作山水樂。黃虞朋復何憾乎。郝子大笑。刻日興工。堡人好義雲集。許許之聲。遐邇宵聞。習講堂成。高二丈有奇。架木覆苫。以肆望。汪洋莫購磚瓦也。中室板屋。趺高三尺三階。中爲師席。朔望弟子謁拜。宣明教條。升之燕坐。會客咸在幄前。讀書作文如常課。而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爲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惟射以水不得學。四閱月。頗咀學習樂味。而漳水五泛。初橫二十里。繼至七十里。赤泥封稻穗。屋傾側不敢居。堡男婦各樹席鋪。子歎曰。天也。乃告歸。父老弟子餞別泣送。予亦灑泪。郝子拜手宣於衆曰。是院也。定爲顏子書院。顏子生爲漳南書院師。歿爲先師。燦以祖產贈宅一所。田五十畝。合院原田共百五十畝。生爲顏子產。歿爲顏子遺產。復立圖券爲質。

曰。田少獲。卽延先生還。又請記其事。別後屢札來促。問其水災。歲益甚。而予老且病。亦未審遂否矣。然其興學敦師。與崇信聖道。不啻後儒之識。俱不可沒也。康熙四十年三月六日博陵顏氏元識。

穀日筵記

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羹。屈附近諸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已預擬所嫺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獻酬。惟吾子攝之。堪幸奉老親之懽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懽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投之啓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尙淺。願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入上谷矣。予愾然獨之。蠡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充公西子僕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通筵。爲尊賓。張公函白副之。先爲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準。是主獻肇南公。公酬衆賓。剛主代獻酬。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齒序者相。予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肇南一酬。餽饌強半。拳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舉。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樂。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僖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相期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共樂耆定也。三終乃藏。

鉤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予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髯鬚皤皤。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听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翦絨被縞素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行行自負。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侃侃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肅其眊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安安。側面輕謳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癡如。力擬虎。拳擬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言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天天者。劉啓三也。絳巾布服。老成頽如者。主人之壻效乾也。前席恭謹。垂闕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北鄰劉郎也。朗目蒼髯。義冠古服。莊莊其容。雖離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盂。右壺盞。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主人冢嗣剛主也。恩恩去來。或攜樽。或捧杓。或倚扉而笑。或乘闕而舞。爲成童。爲齔。爲尺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春光。五郎八斗也。貫行分往。執鱸司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彩繡其緣。煥然龍蛇。踞巖蔽松。鶴舞鹿鬪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間。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舞雙刀。飛蛟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繫腰挾弧。培童攜榼。光童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儀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階。二人爲偶。以射。

矢揚塵候響。司計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乃卒射。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某闕錄。培光注爵俟。勝者惶赧曰。不足言勝。爭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無得鳴謙。乃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乃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三句後。函翁脫囊橫琴。鼓劉誠意客窗夜話。一座寂然傾耳。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雪光風。聆而眎之。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雙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發倚歌。已而衆出。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榮巔。衆賓喧也。奇者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誣矣。函翁驟然呼曰。盍聯句。卽唱起句二。文升諸友及予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予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予勸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

尋父神應記

康熙甲子正月元日。夙興祭先祠。筮尋父。得小畜之四。爻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乃弔死辭生。四月八日。告先祠啓行。初九日。路禱關侯祠。求籤得中平。譜曰。高祖遇丁公。五月十八日。踰永平東嶺。野有關侯祠。入禱。得籤仍如前。不已異乎。二十日。抵山海。廿一日。祝關侯祠。廿二日。祝武甯王廟。候引旬餘。六月初四日。關城主人曹梅臣之從兄君佐。藩陽北陵千總也。還自京。遂同行。十三日。已刻過太宗所建大石橋。君

佐邀予食其家。予從之。過韓英屯南。卽吾父墓頭。而予不知也。傷哉。十五日禱城隍廟求籤。曰大吉。再求則凶。七月初一日禱東嶽廟求籤。曰大吉。有行人西北方上去。有人說與事根緣及雲開見日之語。八月朔。禱城隍廟求籤。亦曰大吉。譜曰好事將來。九月初一日復禱東嶽。秘祝出門聞聲遇人卽神指也。得彭字。相字法平直畫屬年日。斜畫屬月。右旁三。左旁壹。上十一。且喜頭也。其三月十一得信乎。及乙丑元日復禱城隍求冥中感應籤。譜有團圓十五月光明之句。又求夢兆。及夜夢賈師賜宅。北壁長龕。朱票層累。一人中室修池。溝旁有一坑。北高南下。陷地中。出遇繼父楊翁從尖山焚香還。挽留之。寤思賈者。父乳諱也。朱票盈龕。神其冥中行查乎。坑南下繼父還香。其亢星南下之時。給父還鄉乎。次日以所夢質奉天府丞束巖張先生。先生愀然不語。已而曰。解之恐傷孝子心。不解則負質問意。夫坑安寢處也。而陷地中。北高南下。棺像也。殆尊君棄世。神給音問還鄉耳。前以冰雪不克出。惟北達鐵嶺。卽古黃龍府。之小河山。東抵撫順。正月三十日乃南出天覆門。一騎者呼予曰。若父有矣。在蓋平之陽。臨河孤家是也。直往訪之。二月初三日踏泥一望無涯。或教從西山坡繞行。則更甚。人畜皆陷不可出。仰天歎曰。死此矣。死亦何憾。恨未見父耳。忽得出。循蘆隴約三里許。始得路。至其家認問。非是。留蓋訪十日。是時予妹良孩在呂嫗席間。保定府朱秀才因父在朱氏被裹出門。不道顏。尋父心怵然疑爲父子。使尋吾三日。吾不知也。還至海州。禱城隍求籤。譜又云大吉。詞曰。望渠消息向長安。好把綾花仔細看。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氣上眉端。思今以瀋陽爲長安。又吾寓關生家實住長安巷口。曰見曰今朝。皆急詞也。遂過海遼。皆三日過歸瀋。以

二月三十日至越三日無音。憂憤甚。至鼓樓則凍糢所粘。四面報帖俱風損矣。更粘報。是夜有赤面偉身者見夢於余。妹良孩曰。咄女。吾關某也。汝父之子來可急尋之。明晨當見。六兄賽我一豬。吾曳其足。汝宰之。妹寤。思明晨兄弟會。何以得六兄。何以曳豬足。遲明呼其夫弟金五曰。夢神言。今早見兄阿叔。可再尋朱秀才。金五過鼓樓見吾所粘報。謂其許僱匠曰。向於何地覓朱秀才。報明言。夜止小東關劉木匠家。晝在長安寺巷馬牛泉處。其往尋之。予方張醫卜案。許來問予曰。相公得太翁信乎。予曰。信多。苦不真。許曰。我造鋪主金四翁家婦。自言爲太翁女。亦未審真未。盍往一認。予隨之行。入見心驚。以妹貌似吾叔女也。問鄉居不知。問父諱。貌癯瘵。年庚。東來歲月俱合。不覺相向哭。隨問妹不記鄉貫。何遽使尋吾。妹述所夢。且問父來方二十二歲。何以有六子。且神曳豬足何也。予曰。豬我年屬也。六字曳足。則元字矣。我名也。金翁及其二子愕然曰。神其示名矣。異哉。妹問何以使我幸。予曰。幸豬骨肉相見也。問父安在。妹曰。已卒於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葬韓英屯。又哭久之。是爲三月初四日也。乃悟東嶽籤指。蓋韓英在藩之西北。乃悟城隍籤指。好事將來。謂子女相見也。初七日謁墓於屯西南隅。則予初從君佐經過處也。顧身歷罔知。是非神明掖引。烏有今日哉。伏哭求應。焚楮貝處起一小颺風。又楮灰逆風入墓隙。望之益慟。又卜易得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再卜得隨之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是夜宿妹家。頓病如祟。狀約至丑寅界。右手心如錐刺。痛驚寤。旦還兄家。入門嫂遽病如祟。夜中兄之主劉四同榻。亦病同予。乃知父赫其靈也。及旦易楮貝焚祝曰。此父堂姪家。父神之來固宜。行將立主奉安於此。已顯於兒身矣。父

堂姪希湯婦堂姪希湯之主。卽有觸忤。幸宥之。遂皆愈。初八日定稅服。十日宰牲辦祭。遼左俗尙鬼神。鄰比聞予父疊張靈異。士女咸效屠廚。十一日祭墓。題神主載還。安兄外寢。遂行初虞禮。坐苦次。乃思向者彭字之兆。正應三月十一日也。十六日。嫂聞關東故事。裁楮貝錢一圓上主諱處。輒受之。愛子受子錢。愛女受女錢。非其子女不受。予心鄙之。已而裁錢以試。不受。愈以爲無稽也。至巳刻。坐苦次。思適原不誠。卽理果有宜不受者。更起誠敬焚香再拜祝曰。兒跋涉數千里。尋父週年。儻憐兒。請受此錢。果受。復再拜而哭。因祝吾父有靈。當俟妹來見之。雖遲晝夜勿舍也。使迎妹。越日始來。嫂指錢示之。妹大哭。移時大風入室。乃落。妹亦上錢。不受。曰。父遽移愛於我兄乎。遂大哭。嫂慰之不解。鄰媼慰之不解。更裁錢上之。亦受。乃解。蓋初上時亦嬉笑不誠也。四月朔。奉載西歸。途中每遇大河輿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佑。乃過。一日勞倦。偶交睫。輒若人附耳語。驚寤。則及梁矣。急下拜祝。或假寐聞喝驢聲。啓眸則驢屈脊駛步若著鞭狀。四顧無人。予下溺必作聲。必出車後。一日忘作聲。見車後若隨一青衣人。諦視不見。一日聞車後緩鐘音。又若巨鑾。謂大車踵至耳。下顧無有也。聲在車中。自辰達申乃已。一日誤循山輟。躋巔則陡直不可下。大憂恐。祝曰。顏元奉父主過此。非神力呵護則危矣。週視山勢。得斜坡飛下。崎險萬狀。竟無恙。十二日抵松山堡。思今日吾父第一忌辰也。須成奠。苦無市脯。聞鬻餅飯肆。急赴。僅得餅三枚。稻一盂。憂煩如迫疾。莫如何。忽一人直車而來。臂籃中二生魚躍躍。予喜如獲百鎰。投店薦之。予妹但記忌月日。忘忌時。茲辰忽有巨蛇死考車下。蓋父蛇屬。意者忌在辰乎。五月五日抵舍。奉主安南場。族人嘗預夢一老翁同予還場。

中理麥務。迨此時三虞麥適登場矣。更月餘不復靈爽如前。疑神之來不來未可知也。至卒哭祭奠。具陳三獻。讀祝畢。伏哭。忽熱饑墮予懷。異哉。使供獻未穩。豈待終獻終祝伏哭而始墮哉。且予叔母王從旁望見自孟墮桌。又輾轉久之乃落懷也。乃知向者之屢著明徵。久睽也。信予也。近之靜處以寂。既歸既虞。神安也。不投族幼也。噫。神應之種種考爲之乎。神使之乎。神之力。神惠不敢忘也。考之靈。考慈不敢泯也。獨是巨細惡戾。獲罪於天。不可勝誅如元。而神猶監惠如此。頑蒙忘親。遲尋粗疏。不可勝謫如元。而考猶見慈如此。嗚呼痛哉。作神應記。

孝子王化麟羣父記 壬午

孝子王化麟。東鹿白殿鄉王明子也。甫六歲。明以事出。絕音問者三十餘年。麟思慕特切。日夜欲蹤之。苦罔所向。忽得明家報云。寄自嘉興。麟卽棄家往覓。過汴。有人語之曰。若父去嘉矣。今在汴鄙。可適瓜圃。麟如其指。遇一人問之。則其父也。殊無所寄音。然則嘉興之郵封。瓜圃之指引。皆神爲之也。至誠感神。虞書不益信乎。遐邇胥以爲異。聞之縣令旌其門。有狼歇莊王輝臣者。以告顏子春若。遂記之如此。

柳下坐記

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古人引僕控轡。被縣褐衣。馱麥里左僕糶。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泠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澹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視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光耀在隱露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不

覺空焉洞焉。怡焉暢焉。莫可狀喻。孔子曲肱疏水。顏淵簞瓢陋巷。當日不知作何心景。自謂今日或庶幾矣。昔從大父牧畜池邊。同惟一高歌太和峯。曾咀此味而已。數載之不復。何幸又覩吾性本體乎。彼世之好色、好貨、好名、好利、營營自隔小者。豈知當下自有如許乾坤耶。彼世之嗜碁、酒、字、畫、木石、花草、玩物喪志者。豈知目前自有無窮清賞耶。彼世之侈心文繡、珍饈、管弦詩賦、沈溺忘反者。豈知當躬自有深長趣味耶。至於面壁爲野狐禪。九轉求羽化仙。置其精力於枯寂無用之地。放其神明於元幻莫定之天。又焉可語以此中光景耶。惜也。工力尙淺。一念不敬。卽一念不仁。一念不仁。卽一念不如聖。一念不如聖。卽一念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層山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聖人之化。化此也。顏子之不違。不違此也。諸賢之日月至。至此也。今雖偶爾彷彿之。則僅可謂時至而已矣。何足恃哉。雖然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一時之心。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心。有以異乎。謹天人之動。密克復之功。如天之行健不息。卽聖人之純亦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還齋爲柳下坐記。

習齋記餘卷三

答許酉山御史書

某伏棲草茅。年踰半百。尙於聖人之道毫髮無可自信。自謂苟且了此生。無復他望矣。惟熱心斯世斯民。深望有擔當世道者。而曾未見其人。每仰天長吁。時或淚下。嚮友人剛主氏還自都。見述先生品行。且曰。先生疇昔所望。其在是耶。因出河洛源流。擬太學祀典。聖學直指二冊示僕。讀之神情忽爲一爽。胸次更加一擴。大半如平昔意中營營者。不覺兩手額祝曰。天生先生。真有意於斯世斯民也哉。恨隱見殊途。無由接欸笑。通聲問。謂剛主曰。曩聞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本旨。而終未謀面。已爲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今又可失之許先生乎。第恐居下援上。爲有道者羞耳。何幸先生不棄。辱垂手教。下及無知。敬置案上。再拜展讀。知存性存學。得達記室。願先生矜其愚。訂其頑。勿俾疏狂偏執。取罪先賢。是所望也。又見次僕於椒山。江村。夏峯。三先生下。擬諸三代逸民。頓覺驚慚無地。先生蓋獎勵後學。稱人嘗過其量之苦心也。某敢不自愧自策。至謂更在無懷葛天之上。則傳僕於先生左右者。或有過當。而反失僕本色。僕自揣冥頑。不能與時賢爭青紫。則有之。若妄志妄學。則仍在中古人物。不甘作太古樸茂也。但謂爲今世之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先生自道耳。僕何敢當。又承教近代大儒。孤介立品。宏通建業。或著作立言。接踵而起。獨歎聖學絕響。而以庖羲之一畫。唐虞之一中。孔門之一貫。勉僕。夫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秘。

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直會一中。先生言之。自當能之。僕之駑駘。何敢躡等自誣。但願勉習其散見。儻於一二粗迹見諸身家者。稍可自對足矣。所謂一中者。或可俟諸他日。得大君子鑪錘。猶未敢自信。果可與聞否也。臨池北望。依依不旣。

與都察院許西山書

前讀河洛源流。聖學直指。知先生識詣之卓超。聖道之統緒有攸歸矣。繼承翰教。忘德忘貴忘年。而先施於草茅寒士。非成德之大。憂道之切。愛士之殷。不至此。僕心景之。踰年又蒙特刺下問。曷勝悚感。第伏棲荒鄉。曾不得見一遊都之人。徒鬱鬱如結。而竟不能馳一紙於函丈下。茲安平鄭生苦凶荒適京。素嘗問業於敝齋。知先生之下交也。欲進炙道範以求益。敢以便敬質積疑。惟先生教之。聖學直指中有氣魄大才一段云。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輔治。亂能撥亂。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有骨力名賢一段云。干城名教。扶正人心。達則兼善。窮則垂教。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又云。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志講求。今可成否。希示下。河洛源流真二千年獨闢堂奧。獨窺孔心之識。宋明諸儒。當俱拜下風也。竊疑字句一二未穩。擇人一二未確。如管仲趙衰下尊攘二字。似宜改刻。春秋是吾子將爲東周手段譜出。儻得遇。便如是整安撥正耳。若謂一作便已安已正。恐孔子之心戚矣。治亂皆不出一段。

中四皓。子陵是漢家二祖求之未盡道。未可等之巢許例。治方出亂必不出一段中。仲連熱腸世事。恐未可等之沮溺例。治亂浮沈置天地民物膜外一段中。恐虧罔墨子許行夷之恐不足道。赤松達摩非我族類。似不足齒。至於諸系圖。孔注聖師確矣。道祖二字。或可議乎。慮不齊世訛爲宓。是僕所推尊爲聖門顏子下之一人者。以治單父與孔子對哀公嘗稱爲霸王之佐也。配饗似宜進子賤。冉仲弓。有子若而六。孟子特廟。不知鄙見何如。各代大儒一段。僕意宋推胡文昭。元推許白雲。明推韓苑洛。未審當否。結語中曾子與訛爲參。宜改刻。漢賢不有石奮。管甯。黃憲等耶。何負經生伏勝高堂輩也。明之王文恪似當次之。曹邱例。揚雄爲莽大夫。春秋所必誅。尙可從祀乎。陳文達似可進之。韓范例。間於蔡黃中似不倫。宋明儒之不惑於禪者固鮮。張九成尤甚。正戴儒冠和尙也。夏峯宗傳已誣。先生似不可再誣。此大著中積疑。求生教之。若近有所成。與茲二刻並求賜教。敝齋俱無也。又有經書積疑三種。各書俱言古禮尙右。又云。神道尙右。乃成周廟制。左昭右穆。不又尙左乎。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反覆不得其義。雖陳注引朱子解。僕終未喻。春秋於文姜辱周公廟。與於弑君之賊。乃書葬我少君文姜。傳家謂之諱國惡。春秋於夫人會齊侯皆詳書之。顧於死後諱之。於僕甚不解。請先生賜教以開聾瞽。不勝遙企。北望依依。不旣欲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甲寅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剝復。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

之亦理數使然也。越稽孔孟以前理數醕尙其實。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皋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套。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源。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言而誣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降自漢晉。濫觴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妄希於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渺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陞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舉爲道外。竝一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儼氣數於此生。堯舜周孔固必回渫爲長。轉否爲泰矣。卽不然。或生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氣數薄。尙其虛。趙氏運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注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詆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本州決杖。况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

於終誣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善氣質正是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聖神之善止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孟子死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著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懽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卽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性理之同然也旣而刁翁出南方諸友手書有云此間有陸桴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性之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似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世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竝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龔瞽之子得所景仰尊奉儻微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敢多寄謹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七卷中摘一張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同王子法乾

久慕斗山。莫由親炙。天假之年。光蒞鄰壤。使某輩得沐德輝。拜瞻之下。春風和氣。清人胸臆。慷慨快爽。更無一纖籬籬。此等氣象。蓋自立雪孫門。心性之學。得之有素也。吾儕何幸。被此休光。尤堪感佩者。夢誨一紙。開我茅塞。期行次日。志古典禮。月餘來。想文公手定之書。必講慣習熟之矣。若新有得。所以分惠。郡中令友張石卿先生。處歌節舞儀。曾訪否。亦寄一音。正字千文。爾雅各一冊。璧還。伏候起居。及公郎高弟。清吉。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乙巳

承誨真實經濟。推廣仁人孝子之心。又謂有心者當自喻。僕雖不敏。敢不勉力。竊思某自二十一歲。頗有愚志。便棄八股業。專事經史及先儒語錄。然地僻無書。而賦性粗浮。雖得見者。亦只涉獵大意。求於聖人之道。有一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歲。忽得七書而悅之。以爲七書之粹精在孫子。孫子之粹精在首章。於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頗留心。至二十五六。因所遇之艱。憂鬱成疾。但看書思事。卽心痛。或耳聾。或骨蒸。乃喟然歎曰。天限我也。悠悠忽忽。欲以庸衆終矣。故又從事醫學。以爲可以養親養身。畢此生已耳。至二十九歲。敵里之西。乃有法乾王子出。遂相深結。彼此以聖道相望。其治身心也。專以主敬爲主。其於日用也。專以躬行實踐爲事。務求幽獨寤寐無媿。方可謂學。故邇來只盡其在我。一切憂鬱俱釋。頗得樂趣矣。但心不密。功不緝。時生作輟。過端踵出。喜怒哀樂四字。尙不能當。何足言學。是以

初見有懲忿之間也。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真是格言。某欲親見之。竊覺其難以爲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須心常在。則自常明。一時不在。則一時妄喜妄怒。故不敬則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是以近有敬則明矣。明則敬矣之說。先生以爲何如。至於經濟。某以爲次第在大學一篇。施爲在孟子井田王道諸篇。故近閒每晝夜三復聖經。將求經濟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書。將備經濟之用也。未審是否。外啓者。前在祁。適刁先生爲州守。製壽屏。謂前幅有戴滄州畫。上用御賜圖書。無可配者。僥得孫徵君詩文方佳。惜此地無王介祺。高薦馨輩代爲之。某問詩文可代如此乎。刁先生曰。伊行常事。今觀見示壽孫徵君代某有言。是刁先生之言不誣矣。如此則奉拜時先生謂專向誠實用功。或尙有不盡然者乎。惟以后改之。罪罪。

寄祁陽刁文孝

側聞入蘭室久而忘香。居鮑肆久而忘臭。恆以爲與之化也。愚則不念其久而化之者。而深重於入之居之之際。以爲聖賢愚不肖之分界也。故古之得蘭室而居之者。若冉慮言卜。幸而遊聖人之門。羣賢之彙。若謝楊若黃蔡。亦幸而步程朱之宮。衆君子之列。雖諸子之天資過人。亦其所薰染而馨香之者異也。是以離羣索居。卜子有三失之誣。師死無友。田方流黃老之學。况不肖如某者乎。念及師友之際。不禁悽然太息。恨董賈之無徒悲。某生於世二十有七矣。質賦狂躁。氣概浮薄。然有鄙志。深以不能成人爲恥。意謂奮然以往。道斯有在也。雖無文王猶興。孟子豈欺我哉。乃氣物之拘蔽既深。習俗之網縻復固。一鼓不振。

再鼓輒衰。於是將伯之見日曉曉矣。第身非有道。所見鄉里人耳。雖君子之多。誰爲言之。雖耳之所及。誰爲引之。卽近歲所聞。如高陽衷淵孫子。新安五修王子。甯晉張先生。徵君孫先生。與老先生。皆以家貧親老。不堪離膝下。竟無緣拜謁道範。己亥暮春。始會五修於易水。然亦旅次一見。未及飽領教益。寸心耿耿。止四望而悲所生之不幸耳。日者敝里彭九如。持手諭爲壽親事。某讀之神悚。不啻躬炙左右。第以生平謬妄。嘗惜蘇柳僅以文名。李杜猥以詩著。謂以大才用之無用也。九翁父子每以詩勸。終不之治。殊不思五字破心。雖程子戒之。謂不當專攻此耳。他如關雎。七月。鹿鳴。天保。固盛世精華。學者何可無此具乎。至是始自厭鄙陋。懼不足承大君子之教矣。雖然。夙昔高山仰止之謂何。而茲可無以將此惓惓也。勉撰俚言七章。聊佐太夫人稱祝之末。兼表敬慕。令先太翁及老先生之私讀之一。供彩舞。輒煩回祿可也。若以儕四方辭章。則恐識者噴飯矣。欲吐無盡。俟謁從者布心。

上刁文孝先生

某庸陋士耳。讀四子書。頗知景仰。遂棄帖括。求之朱程遺書。因略見正心術。避名利。闢異端。一二大概。將身爲之而未逮也。第生不逢鄒魯。無由得一先生長者正其是非。嚮藉壽親事達意記室。而諄諄師友之遇。中誠有所大急也。而亦不敢望不鄙夷而遂教之。何幸翰諭遠頒。專价下臨。誨之且詳。誨之以開我蒙惑乎。敬棘齋壁。旦夕省玩。如面承提命。愧爲貧制。無由得書。如來諭所稱梁溪先生未知何許人。並其語錄未之見也。儻貴府有藏者。俟同斯文正統求覽。所憾親老家貧。不能就拜几杖。吐所欲言。臨楮西望。無

任愷切。

答刁文孝先生

昨借王使敬候安吉。見來諭有天水違行之事。欲以景伯下望。亦不知爲公伯者何人也。但以某自離蠡城十五年。愚拙特甚。戶外一人不識。世事一毫不知。焉能有公憤之力。肆人市朝哉。惟願先生自證。果視斯道何如。斯命何如耳。雖然。數載高誼。盡銘肺腑。豈能置此。適敵里彭九翁自郡回。謂某事某某陰有力。某即使愚徒馳書張呂二老處。求向某某解。並求石老勸先生以平氣反躬之學。此意不知其達台下否也。然某竊有疑焉。令先貞惠德愛在人。捐館之日。有願代死者。異世之後。報德有祠。時節有祭。聞鎮安寺又有祠。固見盛德入人之深。而貴州人情之厚。亦從可知矣。而先生乃屢不理於口。每至速訟。何也。豈善繼善述。猶有未盡者歟。某以爲今時與昔時異。令先君被髮纓冠而往其宜也。先生宜守閉戶之哲。不可蹈鄉鄰之惑。儼聊試世局。恐不能無絲毫之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如白鶴高飛雲際。一點不沾塵味。猶懼繳矢之及也。況同世局乎。況世局中微有點染乎。在先生自信必心求真正。身求真修。無待愚妄後生喋聒。然區區過慮。不敢不爲知己進也。專召商事。雖拙迂不堪仰贊。性分功夫。極欲一往請教。奈今早家大母偶傷足。侍扶居寢。跬步不得離。此盛使親見者。萬望原恕。

再卻刁先生請

尊體於衰毀中復邁重恙。其何以堪。祈厚自葆愛。勿拘居喪之常可也。某愧無夙養。不能勝喪。迄今四五

月猶病弱依杖。方命之罪。自無所逃。依諭撰方服三十劑後再看。儻稍一忽略。恐成鼓脹。不可爲矣。某謂治身病易。治心病難。病勢至此。須擺脫世情家務一切。不以擾吾方寸。使天君澄徹。則內火不然。不銷耗真氣。而以藥餌輔治爲有益矣。不然十劑之養。不敵一憂。百服之力。不敵一怒。意外之患。焉能保乎。幸於愚言垂思。其使備道冗繁憂怒。故及之。

與上蔡張仲誠書 壬申

元生也。晚不得堯舜。周孔而見之。得見夫學堯舜。周孔者。亦幸矣。不得學堯舜。周孔者。而見之。卽得見夫傳堯舜。周孔者。亦幸矣。弱冠時。博訪其人。聞今世有孫徵君鍾元先生。刁孝廉蒙吉先生。張處士石卿先生。張石室公儀先生。王義士介祺先生。諸公。本皆眞保人也。彼時以家貧親老。不能遠出。僅拜交四人。於徵君則以其遠遷蘇門。生前未得一面。迄今中懷猶抱恨焉。蓋刁張諸先生。固皆有志學堯舜。周孔者。而實皆學周程張朱者也。或傳堯舜。周孔之一二者也。惟徵君未面。不敢量也。或元之所失。正學堯舜。周孔傳堯舜。周孔者乎。博求其書。於年譜見當時皆北面徵君者。惟先生以友道並駕。豈可復遺憾乎。是以客歲不遠千里。負笈門下。蒙先生不拒。留居彌月。旣諄諄賜教之不吝。又循循引誘之。使言解經註傳。先生之識力出人。意表。揖拜氣象。先生之身教亦大異尋常。使元聞所未聞。見所未聞。方且謙德自抑。獎進後輩。謂諸高弟曰。渾然南來。大有益於我輩。愈加習行矣。夫先生之重習行。豈待顏元哉。亦先生之借蛙激軍。善勵及門則然耳。自此習行日懋。建經世濟民之勳。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者。必出於起庵。

先生之門也。則不特學堯舜之精一執中。而並學其和修六府矣。不特學周孔之洗心操存。而並學其三物四教矣。是謂真學堯舜周孔者矣。是謂真傳堯舜周孔者矣。周程張朱何足道哉。但元躍海之寬。飛天之空。未免受其空寬之包容。而肆其飛躍。則粗直鄙率。瀆犯尊長者。不知其幾許也。先生寬以居之。與高弟李兄遜以出之。之教敢不弦佩。謹修寸楮。恭候起居。兼謝雅愛。南望神馳。不宜。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自孔子奠楹後。卽判爲七儒。而惟孟軻氏一脈傳曾子與之學。他若漆雕顓孫諸派。皆附此一脈。小聞於後。流不大矣。然據韓子非稱儒有七。皆曰真孔子也。孰從而辨其真孔子也。則當時其派蓋不相下。殆昌黎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去聖未遠。傳授必真。不過賢各行其所長。如清任和聖各成其所優。而其實聖皆堯舜之道。賢皆孔子之學。小異大同。未失堯舜六府周公孔子六藝之傳也。降自漢魏。注疏文章。冒認孔氏而堯舜周孔之道墜地矣。禍及趙宋。名爲聖道重光。而其實晦往聖之道益甚。蓋漢儒之冒亂也淺而易見。宋人之冒亂也深而難知。爲朱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爲陸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陸者皆斥之。吾鄉若孫鍾元先生。又以爲合朱陸而成其爲真孔子也。而以孔門禮樂射御書數觀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頭文字而已矣。以孔門明德親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禪宗虛局而已矣。故僕自有生來。亦嘗陷溺其中。以爲陸真孔子。朱真孔子也。乃夷考當日之爲朱陸者。禮樂不措於身。僧道亦納於友。然猶粗假一二端以塗抹人耳目。至今日之爲朱陸者。則絲毫之禮樂